

散文

对话莲花山

蔡文莉

惠东多山。脚下的莲花山脉,是粤东南有名的三大山脉之一,绵延300公里,横贯广东惠东县东北。在山巅,可饱览群峰耸峙,可一探林幽壑深,还可领略山呼海应,对旅游者来说,这是一方修养心性的快意山水。

但对江汉油建的建设者来说,奇峻等同“艰险”,穿过莲花山的山脊,他们铸就了一条造福惠民的天然气管道,被时光铭记。

11月的九龙峰,峰峦起伏、草木青绿,寂静山林里,一条小道盘桓而上。我在车内颠簸,探头窗外,二三头水牛溪边颌首伏卧、眉眼微闭,几只白鸟低徊崖壁、啼鸣如诉,覆着低矮灌木的崖石薄如锋刃。美景令人沉醉。

看着我陶醉的样子,项目生产经理杨勇提醒我,我们去“采风”的141号桩,手脚并用才能爬上去。

早就听说141号桩是个难啃的“硬骨头”,近40度的斜坡呈阶梯状“之”字形贯通两道山峰,每天光爬山就是个力气活儿。员工总结出顺口溜:“好汉难爬好汉山,上山下山一样难。晴天上山汗滚泥,雨天下山泥滚汗。”幽默地道出了山区施工的苦与乐。

果然,令人望而生畏的陡坡横亘眼前。远远望去,对面山脊上绿意掩映,几抹红色跳跃其间,挖掘机和电焊机的轰鸣在空旷的山谷回荡。

一脚踏上去,顿时感觉砾石沙土松散。必须重心稳住,身体前倾成45度呈虾米状,手臂伸直抓地保持平衡,同时腿和腰都要用力。短短300多米的陡坡,我爬几步就忙不迭地喘口气。幸好半路遇到接我们的机组长刘谋军,一边拉着我向前走一边告诉我,经过一年多的山区施工历练,现在员工们都能攀爬自如了。质量员孟金山是其中的佼佼者,每天往返多个施工点进行质量交底、检查、核验等工作,最多时一天往返4个山头6个来回,日计两万多步,是著名的“飞毛腿”。

“在山里最怕下雨,耽误工期又不安全。”刘谋军指着大雨留下的痕迹告诉我,前段时间为了减少台风“纳沙”带来的影响,机组提前把作业面转移到山里的平缓地段177号桩,修建排水渠和排水沟,安排人员轮班24小时抽水,为随时施工创造条件。等雨势减弱后,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加紧施工,经过4天鏖战,高质量完成施工任务。

终于站在了山坡的最高处,清风迎面,爬山的疲惫一扫而空。放眼望去,黝黑的管线如一条巨龙在群山间蜿蜒伸展,甚为壮观。

“山顶上风景最美,施工时难度也最大。”刘谋军感慨万分。他们曾施工的209号桩坡度达到35度,一根管子常常要来回倒运三四次才能就位。焊工在倾斜的焊棚里要顺着管子角度努力保持身体平衡,平时40分钟就能焊完的焊口延长到1个小时。焊接过程中还常常因为脑袋长时间朝下而充血,满脸通红……最终,他们提前两天啃完这块“硬骨头”。

此刻立于山巅,青山巍峨、天地悠悠。莲花山雄奇险峻,西枝江旖旎动人。石油工程建设者无畏山海,以微妙身驱比肩天地之辽阔。

对于参与惠东天然气管道的建设者而言,他们在与莲花山的一次次对话中,干好在建工程、尊重当地风土文化,和惠东人一起,撬动了大山深处的绿色经济。

忆光辉岁月

秦琪

头戴铝盔的两人合力高擎水枪对准井口猛烈扫射,喷薄而出的油污毫不留情地倾泻而下!单膝跪地的一人侧身握住350型阀门把手,仿佛在与地下油龙的强大压力搏击……这是西北油田发现井沙参2井的巨型雕塑。

这组群像的原型人物中,有西北油田油气运销部雅克拉末站副站长王磊的爷爷,当年的抢险突击队队长王守忠。油气运销部的石油精神石化传统教育常在这里开展,大家都愿意听王守忠和他的队员们的故事。

来这里参观之前,我特意了解了沙参2井的功勋史,可从王磊口中道出的故事更具冲击力:“那是一声骤然炸响的沙漠春雷,声浪在20公里外都清晰可辨!气流裹挟着油星儿劈头盖脸地打在抢险突击队队长王守忠和他的抢险队员身上。滚烫的油流没过雨靴灼烫着脚,刺鼻的气味和随时喷溅的油浆灌进了口鼻……那一夜,他们连续奋战20多个小时。后来,在陆续赶来的各路人马支援下,历时56个日日夜夜才将险情控制住!”

真正的战斗远比雕塑所展现得激烈!

儿时,我也曾站在路边迎接抢险归来的父亲。远远地,一群满身油污的“石油鬼子”说说笑笑着走来,像打了胜仗的战士。母亲在我背后轻轻地推了一下,可由于大家脸上身上全都沾满了油污,我歪着脑袋仔细辨认也找不到自己的父亲。父亲露出一口大白牙,蹲下来张开双臂想要抱我。我嫌他脏,“咯咯”笑着溜烟儿跑出好远,再转身看父亲有没有跟上……如今40多年过去了,我还清晰地记得那条凯旋路。那是一条仅仅被推土机碾过的土路,袒露着灰黄的肚皮,推土机链条压过后翻起一道道“牙痕”。就是这条路,一头连着母亲的牵挂,一头放飞着父亲的梦想。

长大后,我就成了和父亲一样的人。我穿起工装,在父亲打下的井口,我观察三千米下油流的悸动,感受着出油管线输出的温热,见证着强劲的黑色油流从井口到计量间、到集输队、到大干线、到炼油厂,再到祖国各地。

多年后,我也唱起“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战歌,走南闯北、东征西战,汇入了外闯市场的大部队。

我呆呆地望着雕塑里那直插云端的高耸井架,透过湛蓝湛蓝的天空,仿佛听到20世纪80年代大喇叭里传出的喜悦播报:“西北油田沙参2井工业油气流的发现,已经揭开了加快塔里木盆地腹部找油的序幕!”人们奔走相告、口口相传。人民日报的记者赶来了!文艺团队的欢庆锣鼓敲响了!沙参2井热闹的井场,见证了地质勘探者喜极而泣的激动泪水,更承载了西北石油人的希望和未来。

“打道回府喽!”同事一嗓子把我拽回到现实。回头看看沙参2井粗壮的身躯,铁骨下依然难掩当年独领风骚的气势,与远处皑皑雪顶的天山浑然一体,屹立成永恒!

井场周边的戈壁虽然处处泛着盐碱,红柳花儿却一簇簇开放,红红火火地映印着石油人的光辉岁月。那些轰轰烈烈或平平淡淡的日子,被石油人为油而搏的一腔热血焐得火热。

我们这十年

十年时光,每一次的相遇,我都目睹并见证了王健他们奋斗在项目建设一线,与中国石化共成长、共奋斗的样子

每一次相遇,只为见证成长



十建公司参与建设的大连恒力炼化一体化项目。

田元武 摄

田元武

冬日傍晚的天津南港,北风呼啸,不远处的芦苇荡就像大海的波浪,在此起彼伏中跳出了曼妙的舞姿。我身边塔器设备上的灯光,也不甘寂寞,纷纷在夜幕中,把璀璨的光辉照向那摇曳的芦苇。

其实,这里的芦苇和灯光已经相遇了很多次,就像我和十建公司天津石化南港乙烯项目经理王健一样,在不同的地方也相遇过很多次。

每一次相遇的情形,我都记得很清楚,王健总是激情澎湃的样子,他所带领的项目建设团队,像一支钢铁之师,一直奋战在施工作业一线。相遇过后没多久,我一定会听到王健和他的项目建设团队传来的捷报。

近十年了,这样的相遇,很难忘。

2013年,山东滕州

初次和他相遇,是2013年12月,在墨子故里滕州。那时,我第一次以企业兼职记者的身份,深入山东滕州联泓100万吨/年煤



制烯烃项目建设工地进行采访。这个项目是由洛阳(广州)工程公司和十建公司联合施工。当进入装置烯烃分离单元主管廊区域时,我就听到一阵阵争论声。

“这一批特殊材质管道没有进行光谱检测,你们现在必须停止施工,等我带着业主的质量检查员过来,进行光谱检测合格后再施工。工期再紧,施工材料质量检查绝不能有一丝疏忽。”那洪亮的声音穿过了吊车的轰鸣。

旁边的一个分包商负责人向我介绍:“他叫王健,是十建公司滕州联泓项目的质量部长。大家都怕他,因为他对施工质量检测特别严格。在他眼里揉不进一粒沙子,质量隐患排查只要有问题,绝不放过。”

那时,王健25岁,参加工作才4年,身上有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儿。他手底下有两个“兵”,田元冲和王文昂,参加工作也都不到3年。煤制烯烃装置累计有120万寸径的工艺管道安装施工量,焊接质量至关重要,就他们3个人,似乎很难挑起这个重担。但王健偏偏不信邪,认为只要走施工技术创新的路子,就能够提升质量管理效率,克服工期紧张带来的各种困难。

当我要离开滕州时,王健告诉我,项目管道焊接质量合格率突破99.5%,优良率达到98%以上。

2017年,大连长兴岛

2017年5月,王健接到了一纸调令,被十建公司派往大连长兴岛,担任恒力石化蜡油加氢项目部副经理。那年11月底,我

来到长兴岛对项目建设进行采访。大连的初雪飘飘洒洒,让整个项目建设工地银装素裹。我对眼前的雪景赞美之余,也多了几分忧虑:大雪是项目建设的拦路虎,会给高处作业、起重吊装、临时用电等造成很大的安全风险。

王健踩着“吱吱”作响的积雪,搓着手告诉我,他要在这里指挥1500多名十建公司建设者高质量完成蜡油加氢项目施工任务。由于蜡油加氢装置超高压设备和管道多,安装精度高,焊接难度大,人员机具协调困难,这让整个项目建设团队面临着巨大挑战。

在长兴岛的一百多天时间里,我见证了王健带领项目建设团队所创造的奇迹。他们通过模块化施工,提前1个月完成25000多吨钢结构安装,提前40天完成200多台大型设备吊装,提前36天完成90万寸径工艺管道焊接。对于项目建设,在王健的人生字典里,只有向前,没有后退。

2020年,湖北武汉

2020年冬,我和王健相遇在中韩(武汉)石化110万吨/年乙烯脱瓶颈改造检修项目建设工地。从长兴岛到武汉,昔日工地的尘土还没来得及掸去,新工地的晨露已经凝结在他们的安全帽上。这是王健首次成为乙烯装置改造检修项目的“指挥官”。

50天的紧张工期,3500多名参建员工短时间涌进工地,高处作业、起重吊装、密闭空间、临时用电等十几个专业同时交叉施工,这让王健和项目团队面临着严峻的安全管控形势。但王健临阵不乱,采取安

全监护“人盯人”策略,组织对安全风险进行全方位、立体化排查,将潜在安全事故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无论检修工期再紧,施工难度再大,咱们也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王健说,3500多名员工的安全就是他的头等大事。2020年12月23日15时32分,中韩(武汉)石化110万吨/年乙烯脱瓶颈改造项目一次开车成功,并产出合格产品。王健和项目团队首次在大乙烯改造检修项目中取得胜利。

在这一次相遇即将结束时,我已经用86篇新闻宣传稿件,全程记录了王健和项目团队所创造的一个个传奇。在那些新闻稿件里,有田元冲钻进急冷油塔的身影,有王文昂查看设备吊装的样子,还有王健在雨中嘶哑呐喊的声音……这些就像一张张捷报,为我们的相遇做着最美的注脚。

2022年,天津南港

今年4月份,王健在微信里招呼我:“走啊,相遇在南港!”

“丁二烯抽提装置首台设备完成吊装,超高分子量地下管网主体工程完工,亚洲最大固体包装仓库全面开工建设……”在南港相遇,就像在滕州、长兴岛、武汉一样,十年时光,每一次的相遇,我都能目睹并见证他们与中国石化共成长、共奋斗、共前进的样子。

南港的夜晚来临了,芦苇荡依旧在北风中摇曳着,似乎要和天上的明月相遇握手。而我也回过头来,走进了天津石化南港乙烯项目建设工地,等待着与他们的下一次相遇。

诗歌

想起

樊俊利

今夜
我站在落叶狂舞的冷风里
又想起绿色的大山 缠绕的白雾
想起低矮的板房
窗台上的小黄花
想起那一抹红
红的秋叶 红的花朵 红的果实
在墨绿中流动

想起 一名叫米璐的姑娘
陪陪“最美的妈妈”
还有一名胡子拉碴的压裂队长
他有着爽朗的笑声

想起大山里的美景
处处惊奇
想起大地的呼吸
想起一双双闪着光的泪眼
还有天上会说话的星星

石化漫忆